

## 吾愛吾師 吾更愛真理

周祝瑛

### 貴人出現、命運改變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夜晚，在我即將赴美的前夕，給黃老師打電話，向他報告我的近況，並提到尚未找到合適的教職等情事、、、。黃老師聽到後話鋒一轉，問到：「是否有興趣回系上教書？我剛剛接獲命令借調到大考中心副主任一職，教育部同意撥一個名額給政大，你可以來應徵看看、、、」。

黃老師不改愛護學生的本色，筆者大四畢業前，身當系主任的他，曾出於關懷的詢問系上助教出缺一事。當時少不更事的筆者，哪聽得出老師所釋出的善意，在研究所落榜失意中，滿懷叛逆與另謀生路的打算，恨不得立刻展翅高飛，離開校園，開創新天地！結果當然是選擇另謀出路這一條路！

沒想到事隔十一年，黃老師依舊照顧我這個學生。這一回，我終於聽進了黃老師的忠告與建議，讓這一通電話，改變了我的命運！隔年二月，我順利拿到政大聘書，回國展開往後二十餘年的學術生涯！

筆者生命中，從小到大遇到許許多多古道熱腸、無私無我的貴人相助，提供年輕人可以展現身手的舞台，儘管過中跌跌撞撞，但始終受到包容與關照。像這樣的貴人，大概天底下除了父母之外，只有老師才有這樣的胸懷與雅量！這些年來，筆者經常想到，在年輕人徬徨無助或面臨人生轉捩點的當下，如能像我一樣，遇到一兩位生命的貴人，適時受到提醒與提攜，那是多麼珍貴的際遇與生命曙光！如果今天筆者在台灣教育界有絲毫的立足之地，這位長期關心學生、關懷台灣教育的學者，則是我一輩子首要的貴人。沒有黃老師的牽引，就沒有今日的筆者！

### 師生同台、辯論教改

二零零三年七月，由台大黃光國、師大吳武典教授等百餘位台灣知識菁英與民眾，共同舉辦「終結教改亂象、回歸教育本質」記者會，會中提出「教改萬言書」，直指當時由中研院李遠哲院長所主導的台灣教改(1994-6)十三項亂象，並提出檢討十年教改、終結政策亂象，追求優質教育、提振學習樂趣等四大訴求(詳見 <http://www3.nccu.edu.tw/~iaezcpc/c-edu%20reform.htm>)。同年八月，筆者出版了「誰捉弄了台灣教改」一書，自此展開教改批判之路，也與黃老師走上截然不同的教改路線！甚至十多年前的某一個教研所所慶場合中，師生倆竟然在逸仙樓會議廳，同台為台灣教改政策提出不同的辯論！當時因為有黃老師的雅量，讓學生輩可以暢所欲言，憑著類似希臘哲人雅里士多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暴虎憑河勇氣，提出與黃老師截然不同的觀點，師生倆人對於當時的教改政策、課程、甚至師資等問題，有一番激烈的辯論。

過程中黃老師擁有當年韓愈在《師說》中寫道的寬大胸襟與自信：「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正因為如此，黃老師那極富創意的學術風格，與平易近人的開明態度，在當時保守的教育界中，開創出獨樹一格、與眾不同的論點與天地，這些都足供後進者效法！因此，如果黃老師的學生中，出現了如筆者等以學術界「永遠的在野黨」與教改政策的「反對派」自居之流，這可能與師承黃老師的庭訓有關！？

## 附錄

### 臺灣二十年教改沈浮錄

周祝瑛

(原文發表於教改論壇十周年紀念活動「教育形式主義掏空了臺灣的根基」論壇，2013/08/31，臺灣師大)

近二十年來，臺灣為了暢通國民中學的升學管道，減輕升學壓力，引導國民教育正常化，從45年前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到最近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都是希望以延長國民教育年限，來導正教學正常化等措施。最近筆者剛發表一篇從「國中自願就學方案」看「十二年國教」的文章，發現我國自七十年代就開始推動以「延長國民教育」為主的教改政策。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共持續實施13年的國中自願就學方案，當年該方案的內容幾乎和國中師資、課程、教材教法等的檢討與改善無關，也未進一步規劃擴大升學機會或改變學制等構想。當時認為只要舒緩與解決國中生升學壓力，便能解決因升學所造成的國中「教學不正常」等問題。而今天十二年國教政策可說結合了當年自學方案的理想，仍然希望用改變升學管道（像當年從自願參加國中免試學班到免試進入高中職讀書），來引導學校中考試領導教學的老問題，而且由行政院與教育部規劃政策，立法最大強迫師生與家長來配合。然而與自學方案不同的是，十二年國教傾向不採納國中三年在校成績，且未來75%以上的國中生都可以免試升學。但當年自學方案實施後，因國中生可以免試升學，學習氣氛與學習成果都很不一樣，未來十二年國教很可能也會因升學制度的鬆綁，整個國、高中教學與學習環境發生巨大轉變。但國內家長是否能因此而尊重子女的適性學習與升學權利？在國中基測取消後，課堂考試不再是第一優先後，老師有無能力把眾多不同能力的學生教好？中小學普遍存在的代課教師、鐘點教師與師資員額與不合格教師的問題，如何解決？中小學的課程科目與內容還要如此瑣碎、科目眾多與缺乏彈性嗎？中小學校長還繼續受地方民代與主管機構的牽制，依然有責無權嗎？臺灣整體的教育水準與國家競爭力可能因實施十二年國教而全面提升、或整體人力素質下降？上述問題都是過去近二十年來教改政策的後遺症，也是未來政策實施成敗的關鍵。

去年(民101年11月)聯合國公布「學習曲線：各國教育表現之啟示」([The](#)

[Learning Curve: Lessons in Country Performance in Education](#)) 報告，排名前十名的國家與地區包括：芬蘭、南韓、香港、日本、新加坡、英國、荷蘭、紐西蘭、瑞士與加拿大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名列前茅的芬蘭與南韓兩者的教育制度與學習型態完全不同，包括：對於考試的重視程度，在校內外求學時間的長短，都相差很多。但這兩國在國際上教育成就表現都相當出色，其中的關鍵因素是：「教師素質高」和這兩國的社會都很重視教育。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師資素質與社會上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是影響一國的教育成就的關鍵，而不是只有延長國民受教育的年限，例如韓國，竟然到民國九十一年才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整整比台灣晚了二十三年！但韓國在國際上的教育評比都比台灣出色。

因此，在我國近二十多年來，始終以延長教育年限，作為迎頭趕上國際教育潮流、提升國民素質、增進國家競爭力、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中，其實一直存在一些不斷重複的盲點與問題，值得一再提醒與避免重蹈覆轍，包括：

(一) 相關的教育名詞不是定義不清，就是艱深難懂，各說各話。如國外實施的義務教育通常是免費、義務，和強迫性的教育，而我國的「國民教育」、「義務教育」、「強迫教育」、「免費教育」、「基本教育」、「國民基本教育」等概念，都有待釐清。

(二) 菁英高中的招生與定位問題，如何維持菁英教育的傳統，又能提升其他社區高中、職的教品質，以及如何改善以一試定終身的升學制度，都亟須加以解決。

(三) 入學方式的疑慮，目前入學方式雖朝免試的漸進模式，但其依據是否合宜與公平？至於特色學校部分，如何維持其菁英傳統，亦為挑戰。

(四) 課程的銜接與統整，十二年一貫課程該如何和九年一貫銜接與統整？高中、高職與綜合高中之課程間彼此的轉換的機制需要調整；尤其是現有高中每學期十六、七科的複雜與缺乏彈性情況，也需要重新檢討。

(五) 教育經費的排擠效用，如每年編列的預算中，大多用於公私立高中職學費的齊一化上，是否會影響其他實施十二年國教之經費所需？

因此，許多人會提出以下的質疑：臺灣能因實施十二年國教而更上一層樓嗎？根據《2020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20) (McRae, 1994) 一書中指出，將來各國努力的重點之一，即在於如何善用食物、能源與水源三大資源，以最少的資源消耗達到最舒適的生活條件，以此因應外在環境劇變與全球暖化的挑戰。目前世界人口結構逐漸邁向高齡社會，社會對教育的需要卻有增無減，更加需要「再教育」與「終身學習」。因此，各國的未來發展將著重「文化」與「價值」的競爭主軸。推動二十一世紀經濟成長的力量是「重質」而非「重量」。唯有重視人民的品質 (quality)、動機 (motivation) 與紀律 (discipline)，培養勇於負責的個人，成為社會穩定、秩序、與經濟長治久安之後盾。反觀，東亞經濟最缺乏的即是「原創力」。東亞國家儘管重視教育與工作倫理，具有願意辛勤工作等

優勢，但因本身的教學方法仍強調機械式的學習、背誦答案，不鼓勵創造思考，也缺乏實際的動手技能。此種教育方式難以發展原創性的研究動力，與培養出具有原創力的思考者與行動者。

可見，十二年國教的施行，重要的是能否突破過去近二十年教改的思想窠臼與固有的習慣領域，繼往知來，十二年國教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其實答案在過去近二十年教改中！